

对话

儿子阿林：我会被判入狱吗？

阿林，今年35岁，小学四年级文化。小时候，因为爸爸能力有限，妈妈又有残疾，家里穷，11岁时，他便辍学回家，然后来到眉山思蒙镇上，洗碗打工。之后，又外出打工，学习理发。

记者：11月2日探视期，你走进重症监护室时，想到了什么？

阿林：我想得最多的是，妈妈正在遭大罪。

记者：取呼吸管，是因为钱还是因为不忍妈妈遭罪？

阿林：都有。妈妈从小很疼我，我也非常非常爱我妈妈。当我手碰妈妈额头，冰冷的感觉，我一辈子不会遗忘。那么多管子插在她身上，她遭着痛，我心里更痛。那种痛，你知道吗……（哭泣）

记者：取呼吸管时，你是否想到会让妈妈死去？

阿林：我想不到那么多，我也懂不起那么多。我只想让妈妈不再遭罪了……我杀了妈妈吗？我会被判入狱吗？我怎么会有意杀害我妈妈呢？妈妈那么爱我……我入狱了，理发店便没了理发师，妈妈走了，家里还有5口人，又该如何生活？

女儿阿霞：对弟弟恨不起来

姐姐阿霞和弟弟一样，小学没毕业，便到镇上打工。想到弟弟阿林对妈妈作出冲动之举，作为姐姐又怎么看？

记者：弟弟取下妈妈呼吸管时，你是否看到了？

阿霞：我当时正抱着妈妈哭，没看到……

记者：弟弟的行为，你怎么看？

阿霞：我最真实的想法是很难接受，责怪过，但我却对弟弟恨不起来，毕竟，妈妈没有再继续遭罪了……妈妈去世快20天了，依旧躺在冰冷的冰棺里，迟迟难以入土为安。而且，心还被法医取了出来，送去鉴定了。夜里，一想到这些，我怎么恨得起来。

争议

观点1：涉嫌故意杀人可从轻处罚

知名死刑复核律师谢通祥认为，朱素芳遭遇交通事故在重症监护室抢救，主要靠插呼吸管维持生命，此时医院方面并没有正式确定完全死亡，阿林看着母亲生命垂危未必能够挽救回来，又无力承担高额的医疗费用，一时糊涂而选择拔掉维持母亲生命的呼吸管，主观上具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，根据《刑法》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，儿子行为涉嫌故意杀人罪，但是根据具体情节可从轻处罚。

观点2：或是让母亲有尊严地死

四川中民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石军认为，据他了解的案情，阿林的行为，从罪名构成主要要件上，仅仅是因不忍直视妈妈身体被“毫无意义”地残忍地注射大剂量药液，情急之下的条件反射行为，这有别于刑法意义上“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主观故意”。“取管”行为，或系其出于“维护妈妈身体完整”，以及“让妈妈有尊严地死去”的主观目的。因此，其主观目的到底是什么，应得到核实和排除，故才可能构成涉嫌故意杀人罪。

观点3：呼吁“安乐死”立法

全国政协委员、四川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施杰认为，阿林的行为，确已涉嫌故意杀人罪。从目前的处理情况来看，警方在守住法律底线的同时，又不失人性化，值得点赞。

施杰说，这起悲剧让他想到了“安乐死”立法问题。人们快乐幸福地活着，同样也愿望快乐地死去。特别是当亲人见到亲人遭受病痛折磨时，从人道主义角度，病痛者及其亲属，理应有权利为其作出生死选择。关于安乐死立法目前尚在争论中，不过，如有了类似立法，阿林及其姐姐，即可依法替正在遭受痛苦且毫无生还希望的妈妈作出选择，而不是盲目冲动地去取呼吸管。

据《华西都市报》

母亲脑死亡 儿子取掉呼吸管

是杀母，还是让她有尊严地离世？他因涉嫌故意杀人被监视居住

11月21日，是阿林接受警方“监视居住”的第19天。抱着头，想着妈妈躺在冰冷冰棺里，涉嫌故意杀人的阿林无声地落着泪。“我杀了我妈妈吗？”阿林一脸茫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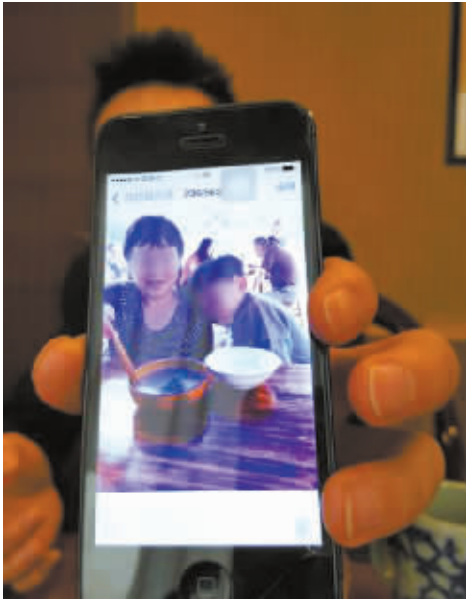
10月31日，在四川眉山市一起交通事故中，阿林57岁的母亲朱素芳遭遇车祸，后仅靠呼吸机维持心跳。其间，主治医生曾口头告知阿林：其母亲已脑死亡，救活希望几乎为零。

11月2日下午，医院准许探视时间，阿林进入医院重症监护室。看着面目全非的母亲，情急之下，他取下套在母亲鼻子上的呼吸管。

11月20日，眉山市东坡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办案民警证实，朱素芳具体死因尚在鉴定中，鉴定结果还需等十来天。针对儿子阿林取管导致朱素芳死亡的说法，办案民警回应说，死亡原因尚未明确前，便如此认定，过于主观。



想着妈妈，阿林掩面而泣。



死者和孙子的合影。

被撞前奶奶推开小孙子

10月31日晚，眉山城区，身高仅1米4的朱素芳，牵着6岁孙子，从斑马线上横穿马路。行至斑马线中间，为避让一辆黑色轿车，婆孙俩停留了几分钟。轿车驶过，婆孙继续前行。

刚迈出两步，朱素芳朝右侧望了一眼，见一辆摩托车疾驰而来。她用右手推了一把孙子，然而，腿部残疾

的她，根本来不及避让，被飞驰而来的摩托车撞上，飞出五六米远，并重重地摔倒在马路上……

“你妈妈遭车撞了……”听闻妈妈遭遇车祸时，朱素芳女儿阿霞正在理发店里给人洗头。理发店离车祸地点不到50米远，由阿霞和阿林姐弟俩合伙经营，是这个七口之家唯一的生计来源。

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

经诊断，朱素芳为特重性脑伤，病症开始恶化，心跳、血压、呼吸等都没有了。见此情形，主治医生王敏赶紧对朱素芳施以抢救。抢救过程持续了一个小时左右，朱素芳心跳才得以恢复。不过，只能依靠简易人工呼吸器维持。于是，医生向家属建议，将朱素芳转到重症监护室。“重症监护室设备齐全，更有利于病人维持生命。”

经过近半小时纠结，阿霞和阿林

同意将妈妈转至重症监护室。在此期间，主治医生王敏曾口头告知阿林，他的母亲已属脑死亡，救活希望值几乎为零。“按照医生说法，妈妈随时都有可能被宣布死亡。”阿林说。

面对朱素芳的病情，医生救与不救，其实也存尴尬。一位医生说，他们心里非常清楚，朱素芳救活可能性几乎为零。不过，在没得到家属签字认可的“放弃治疗”前，但凡出现心

跳、呼吸等停止症状，作为职业医生，即使再无效，都会抢救半个小时以上，如上述生命体征没有恢复迹象，他们才会向家属宣布死亡的消息。

另据参与抢救的徐医生介绍，医生曾向朱素芳家属建议，签字认可“放弃治疗”，不过，家属没有同意。

阿霞曾提出希望将妈妈转送至成都。不过，医生给出的意见是：完全不可能。关于这一点，徐医生回应说，朱素芳的伤情，根本不容许转院。

儿子情急下取掉呼吸管

躺在重症监护室，转眼就过去了两天时间。

除了妈妈没有救活的希望，还让姐弟俩着急的，是不断上涨的医疗费。“一会儿让交3万元，一会儿又让交1.5万元。我们找了肇事司机，其家庭也非常困难。”阿林说，肇事司机家里没钱，其父亲便带着他们四处去借钱，总算借了几千元。可是，这点钱，根本不够。

“妈妈到底还要花费多少钱？没有任何人给我答案。我自己知道，如拖上十天半月，这笔费用将会很高很高。”阿林说，对于仅靠理发维持七口

之家生计的他来说，根本承受不起。阿林还说，11月1日晚，他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妈妈跟他说，太痛苦了，不想遭罪了，希望早点走。

11月2日下午，重症病人探视时间，阿林、姐姐阿霞和姨妈三人，走进重症监护室。因姨妈没有穿隔离服，阿林与阻止姨妈的护士，发生了争执，这让他情绪很激动。

在重症监护室，望着躺在病床的妈妈，阿霞哭得稀里哗啦。“妈妈的头，肿得比篮球还要大，鼻子、嘴插着管子。”阿霞抱着妈妈哭。阿林用手触摸了一下妈妈的额头，完全冰凉。

脑死亡未纳入死亡认定

但情与法之间，办案民警必须守住法律底线，“经过初步调查，阿林的行为已涉嫌故意杀人。”当然，在死者具体死因未明确之前，便认为阿林取管导致母亲死亡，过于主观。“目前，警方已将死者心脏送权威部门鉴定，具体结果还需等十

来天。”

另据民警证实，在医院，医生确曾告知朱素芳已脑死亡。不过，我国法律对死亡的认定，系心脏停跳、呼吸停止等，而脑死亡未予以纳入。这也是这起案件纠结的原因之一。